

回不去的故乡

江月卫 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回不去的故乡

江月卫 著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· 太原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回不去的故乡 / 江月卫著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 - 7 - 5378 - 5595 - 2

I . ①回… II . ①江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38385 号

书名: 回不去的故乡

著者: 江月卫

特约编辑: 李 路 韩玉龙

责任编辑: 李向丽

封面设计: 杨梦清

排版设计: 百川视觉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编: 030012

电话: 0351 - 5628696 (发行部)

0351 - 5628688 (总编室) 传真: 0351 - 5628680

网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 E-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销商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数: 278 千字 印张: 17.25

版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9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 - 7 - 5378 - 5595 - 2

定价: 69.80 元

他的一生

需要两个坟墓

一个是故乡的黄土掩埋影子

一个是他乡的火焰焚化肉体

——题记

目 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23
第三章	42
第四章	59
第五章	88
第六章	111
第七章	121
第八章	138
第九章	165
第十章	195
第十一章	215
第十二章	228
第十三章	250

第一章

1

强生被省广播学院播音系录取的消息，已被学校里的高考录取榜公布，可他迟迟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。在法制不甚健全的年代，好好一个人突然被关进牢里的事都会发生，一张录取通知书随时被拿走就更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了。

其实，要强生去拿录取通知书的电话打到村支书仲生家好几天了，可他一直没有告诉强生。那时，整个天井寨就只有一台摇把子电话安在村支书仲生家。钱列为要儿子强生在乡上赶集的时候去问一下。强生说：“乡里那么大，去问哪个啊？”钱列为也不清楚，含糊地说：“到乡里去乱问吧！”他捆了一捆棕，大概有十五六斤，要强生卖了吃碗粉当中午饭。到集市上赶场，能吃一碗粉是天井寨人的一件幸事。在那个时代的湘西农村，许多事今天是难以理解的，有的一家人去赶集，为的就是去吃一碗粉，然后，这走走那瞧瞧，看看热闹又回来。

强生正在卖棕的时候，遇到同班同学张伟，他考上了军校，见到强生就问：“哪天去报名？”

强生说：“通知书还没收到呢！”

“你还没去拿？我的早就拿了！”张伟说完拉着强生往外面走。强生木木地跟着张伟，不知要到哪儿去。

一直走到乡里的邮电所，张伟才松开强生的手。邮电所那位穿蓝制服的阿姨见到强生，很和蔼地说道：“山沟里飞出金凤凰了，不错嘛，还是播音专业！”强生的眼睛被那印有红色学校名的信封深深地吸引了，阿姨喊强生签字，喊了两声他也没有听到，还是张伟在旁边提醒：“喊你呢！”强生才醒过神来。

穿蓝制服的邮电阿姨说：“怎么今天才来拿？”

强生说：“我不晓得。”

“不晓得？”邮电阿姨有些吃惊地说：“我亲自打电话告诉了你们村的村支书啊！”

强生说：“没有人告诉我！”那时的强生说话一点也不老练，直来直去的。

走出乡邮电所的时候，强生把信封拿在手上，还故意把写着校名和名字那边露出来，想让乡上更多的人看见。其实，全乡就只有强生和张伟考上大学，不用宣传，只要想了解这方面信息的人都会轻而易举地知道。

乡政府的书记、乡长都知道了，他们在街上遇到钱列为都向他表示祝贺。钱列为高兴得逢人就说书记和乡长很关心百姓生活。那个时代，能够得到书记和乡长的一声问候或祝贺，比吃喜糖还高兴。

事情就这么巧，强生回家的时候，正好遇上村支书仲生，他到乡政府开完会回去。其实，强生不想跟他一起走，想躲但来不及了。

“你今年考得怎么样？”仲生主动问强生，他的孙子大石和强生是一届的，他经常给大石送米送钱去学校，知道强生今年参加高考。

强生说：“今天来拿录取通知书。”他脸上显出一分得意，然后就直直地问，“今天到邮局拿通知书，邮局的阿姨给我讲，他们已打电话给你，要你通知我，你怎么不通知我呢？”

仲生突然就生气了，声音也大了起来，说：“什么时候打的电话？”见仲生生气，强生有些害怕，便不再作声。见强生不作声了，仲生又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这个问题呢，上大学也是吃饭，不上大学也是吃饭！”

强生毕竟还年轻，没有听出仲生后面那两句话是对自己的忌妒，反而问道：“你家大石得通知了没有？”强生和大石从小学到高中都一起读书，有一定感情。虽然他知道学校的录取榜上没有大石的名字，但也许有什么例外呢！

可能是见强生问得诚恳，仲生声音放低了几度，老实地答道：“晓得他的，不晓得考得怎么样！”

强生安慰道：“他们可能后面点，我是学专业的，通知书先来。”

“哦！”仲生嘴里回应着，心并没在嘴上，其实他不知什么叫专业生，他也无心关心强生，想的是他家大石的事。此时，他想的是如果他家大石考不上大学，在天井寨就丢脸了。

强生和仲生支书就这样，一路闷声不响地走了二十多里路回到天井寨。

钱列为拿着强生的录取通知书看了又看，看了又看，最后说：“字写得不怎么好。”他说的是强生的名字。整个录取通知书只有那个名字是手写的，别的都是电脑打印的，从那娟秀的字体可看出，应该是一位女工作人员写的。名字写得怎么样不会影响强生上大学，他取笑父亲迂腐，说：“官不嫌字丑，叔二坤的字写得好有什么用？还不只是在天井寨给人家写对联。”

钱列为隐藏着心中的喜悦，说：“你的字写得差，就替字写得差的人讲话！”

强生笑了笑没有作答。钱列为又对录取通知书盯了一会儿，问大女儿：“家里还有什么菜不？晚上喝一杯。”

大女儿想了想说：“这些天来太热了，鸡也没下蛋，哪还有什么菜。”其实，钱列为问的是家里有没有腊肉。天井寨没有冰箱，买了新鲜肉没地方放。那个年月，莫说天井寨，即便城里有冰箱的人家也不多。再说，也没几家平时舍得买新鲜肉。吃的都是腊肉，腊肉能放，有的人家可以放一年。

强生家莫说腊肉了，就连鸡蛋也没有。钱列为想了想说：“那炒盘黄豆吧！”然后又差强生去村口的小卖部打了半斤白酒来。

正当钱列为喝到第二口酒的时候，屋外有人喊了。

“哪个啊？进屋来！”钱列为一面应承，一面将瓶中所有的白酒一口喝了下去。

进来的是钱列坤，钱列为故意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只有半斤酒，刚好喝完，你只要早一秒钟就还有一杯。”

钱列坤说：“我放下碗就来！听说你家强生考上大学了，来看看！”

“谢谢关心！谢谢关心！强生，快去把录取通知书拿来给叔二坤看看。”天井寨人特别讲究礼数，喊人总是将称谓放在前面，后面才是排行，排行之后再是名。即使俩人吵架也不直呼其名。钱列坤排行老二，按班辈，强生喊他叔，因此喊他叔二坤。

钱列坤故作惊讶地问道：“大石还没得通知吧？”

“没听说。”钱列为不作发挥地答道。

钱列坤说：“干什么都还是要有点根根的，不是个个想做就做得到的！”他的意思是钱列为家曾是地主家庭，当年很辉煌，现在又要复兴了。

这话钱列为爱听，可是还是装出无所谓的样子，说：“那些都是什么时代的事了？还提它干什么！”

钱列坤说：“这都是明摆着的。”说着说着，便把天井寨几家搬出来一一比较，感觉现在都还不错。

钱列为心里乐呵呵的，但脸上没有表现出来。

钱列坤吸了一口烟后，慢慢吐出来说道：“我们老了，就这样在天井寨过一辈子了，你们还年轻，路还长。出门在外，和为贵，不要树敌去害人。”

大石也收到了上大学的通知，是那种自费的，就是自己要出学费、生活费什么的，而且毕业后不包分配。那时的大学，哪怕是中专毕业都是国家统一分配。因此，农村孩子只要考上大学，户口就直接转为非农业户口，也就是城市户口。可自费的，除了那一纸毕业证书外，别的什么都没有，还是完完全全的农民。

村子里没几个人知道这些路数，跟着奉承仲生，说：“你孙子也考上大学了，真是恭喜呀！”仲生好面子，在村子里不说实情。当然，他说了，村上的人未必能明白。

可这户口问题做不得假。大石和人家强生一样，上大学就得把户口转为城市的啊。人啊，顺风顺水起来，做梦都要笑醒，可以说，正在仲生想睡觉的时候，别人就给他送来了枕头。正在这时，上面来了一个政策，可以买“蓝印户口”。不知道这个名字是谁发明的，仲生猜想，可能是城市居民户口簿是蓝色的原因吧。

蓝印户口和城市居民户口有一样的效能，都属于非农业户口。户口簿不细看，还真分不出，不是分不出，而是完全一样的，只是内芯处有一个标志，筷子头那么大小的“蓝印”两个红字。买一个蓝印户口要四千，在那时，是要卖十二头肥猪或者两三头牛才够本。

仲生动用了所有积蓄，还借了外债，才凑齐四千块钱，一咬牙给大石买了个“蓝印”的居民户口。一夜间，大石也成了准城里人。如果按钱列为那狭隘的思想，大石也得改名叫四千了。可人家仲生是村支书，觉悟高，想的是孙子的前途，四千块钱算什么，就是十个四千也要办！才不像

钱列为那么小肚鸡肠，被罚了八百六十块钱，就镶在强生的名字里，给强生取了个钱八六的名字，那多难听啊！

天井寨买蓝印户口的不止仲生一家。整个天井寨大小小有十多户人家都给儿子或孙子买了蓝印户口。在县农业局即将退休的钱志远，花了他工作几十年的全部积蓄八千元，在他退休之前，总算给孙子、孙女分别买了蓝印户口，最后终于长长地嘘了一口气，说这一辈子终于了结了自己的心结，也是他一辈子做得最出彩的一件事。

为户口的事，牧瞎子和他爹差点打起来了。牧瞎子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高强生两个年级，高考第二次复读时和强生一个班。他们毕竟是一个地方的，和大石一样，平时喜欢在一起玩。牧瞎子是独子，他爹一心想让他“跳农门”，可是今年复读第二次了，还没有考上大学，又差三分没上线。当爹的本来就不高兴，牧瞎子更是不痛快。这高考的事也真是怪，平时牧瞎子的成绩也不差啊，可高考就是上不去，去年复读了一年还差五分，他爹让他再复读一年，牧瞎子也有决心，心想不就差五分吗？一个月挣一分，一年下来再怎么也要挣十二分。没想到他的计划还是不能实现，与上年比，他多了二十来分，可这年的录取分数线又增加了，他还是差三分才上线。牧瞎子的爹还想他再复读一年，牧瞎子死活不肯再复读，说自己本来眼睛就小，现在都近视了，同学们都叫他牧瞎子了，再整天读书，眼睛就要读瞎了，说再怎么也要像大石那样读一个自费的。作为自费生，牧瞎子上了线，但他爹认为读自费的大学又不分配工作，读了没什么意义。

牧瞎子说：“那就得像大石那样买一个城市户口，读出来就有工作了。至少还能招工进厂当工人。”

牧瞎子爹说：“家里又不是开银行，哪有那么多钱！”

牧瞎子毕竟才十几岁的人，哪能理解家里的情况，脾气突然爆发出来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人死面朝天，不死又过年。不买就不买，书我也不读了！”

2

强生与父亲钱列为先是走了十多千米路到乡里，从乡里坐了中巴到县城，再从县城坐了一夜的火车到了省城。买的是硬座票，一夜没有合眼。

可能是兴奋的原因，他们感觉不到任何疲惫。其实，村支书仲生也送他孙子大石去省城上大学，仲生曾主动邀钱列为一起去。可钱列为不愿和他一同前往，借故说还要到县城借钱，不知顺不顺利，具体哪天出发还不能确定。

新生入学，永远是大学校园里最热闹的时候，校园里到处彩旗飘展，人喧车闹。挑着一大堆行李，讲着不是很标准的普通话，或者让人听不懂的方言，多数都是父子或父女两人，有的还是一家三口，也有全家出动的，上至奶奶下至年幼的弟妹，一家人就像出门旅游一样。有的还把车直接开到学校，这种人基本上是当官的，也是少数。看到这些场景，强生感觉到矮了人家一截，这感觉驱使他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发奋学习，出人头地。

钱列为和强生舍不得进馆子，父子俩吃的堂饭。这是钱列为1960年在生产队吃食堂后又一次吃食堂，当然，此食堂非彼食堂。钱列为有些兴奋，一边吃一边夸菜的味道好，还将他碗中零星的一点肉丝夹到强生碗里。毕竟，强生已是二十岁的人了，钱列为的行为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他觉得很没面子，感觉周围的眼睛都在看着自己。但推说好几次都无效，只得埋着头飞快地将饭吃完，把碗往边上一放。这样，钱列为就无法往他的碗里夹菜了。

可钱列为认为强生还没吃饱，像在家里一样硬要将他碗里的饭分一点给强生。强生说吃饱了，钱列为却反复叮咛：“出门在外，一定要吃饱哦！要省，家里可以省，在外要同得上伴，不能做让人看不起的事。”

钱列为因为下午就要坐火车回去了。强生父子俩一边走一边聊，报完到，吃完饭，现在终于有时间慢慢逛逛校园了。

大学，顾名思义，真的是很大，钱列为父子俩转来转去还差点迷了路，其实这里只是一个专科学校，不是真正的大学，但这对钱列为来说，已经足够震撼的了，整个校园和他们老家的县城似乎差不多大。强生还看到很多以前只是想象中的东西：篮球场是成片的；学校里面几条纵横交错的十字路口还安上了红绿灯；路边和城市的街道一样绿树成荫；校园里还有个很大的湖，湖边有奇形怪状的大石头，有人坐在石头上看书，有不少情侣手牵着手在说话。钱列为感叹不已，说大城市就是好，连石头都值得钱。



在校门口，钱列为坚持自己一个人去火车站坐车，要强生去看书。拗不过父亲，看着父亲的身影和公共汽车渐行渐远，强生想起朱自清的《背影》来，不禁有些惆怅。这次自己算是真正离开了家，离开了亲人，开始独立的生活。但这种一闪而过的惆怅，很快就被即将面对大学生活的喜悦所代替。

强生没什么事，便这走走那瞧瞧。突然间，有个很清脆的女声在耳边响起：“师兄，请问……”强生转过脸，看到的是一张圆乎乎的脸。她说：“请问学校里的超市怎样走？”问完话，她一脸真诚地盯着强生的眼睛，似乎怕强生不肯回答她似的。

强生明白她与自己一样也是个新生。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眼看到这个很可爱的女生，就想起学校湖边的情侣。其实，在平时，他看到女孩子就脸红，可这时，也不知从哪儿来了勇气，反问道：“为什么叫我师兄？我也是刚来的新生啊！”

那女孩眨了眨眼说：“不是吧，你看起来好老啊！”

强生被逗乐了，说：“我只是长得一张成熟的脸。”她可能是听强生普通话讲得还可以，于是便和强生多聊了两句，她告诉强生，她叫孟小书，是编导系的。后来强生给她指了去超市的方向。因为半小时前，他才到超市买了桶和脸盆。

晚上，学生会的师兄来通知，七点三十分全体新生到体育馆参加开学典礼和军训动员大会，并且要求全部穿上军装参会。六点半还未到，师兄们已经逐间宿舍叫人下楼集中了，原来各个系要先自行集中列队，再统一进入体育馆。

这是强生第一次完整地见到了全班的同学，早就听说他们播音系的男女比例有点失调，一看果然是，男生只有十来个，而女生的数量则大概是男生三倍左右。强生不停地向前看，因为排队时女生在前。刚从暗无天日的高三过来，他们这些男生似乎都有一种异常的放松，对女生更是有一种内心的渴望。大家边往前看边讨论，可惜的是女生穿起军装后看上去的样子差异不大，因此很难判定本班最漂亮的女生是哪一位。

在排队的时候，强生很留意那个指挥他们排队的学生会师兄，宽松的T恤在牛仔裤的裤带上打了个结，这一身的休闲打扮在全部身穿墨绿的新生当中特别显眼。

进了体育馆，才发觉里面已经成了绿色的海洋，各个系的新生分片而坐，在墨绿中唯一显眼的就是各个系鲜红的旗子：新闻传播学、音乐与舞蹈学、戏剧与影视学、中国语言文学、信息与通信工程等十多个系的旗帜分布在体育场的各个角落。主席台上坐着的一排应该是校领导，由于距离较远，领导的模样，强生一个也没看清。

本来这种集会是最无聊不过的，但对于体育馆里数千名刚踏进大学校园的新生来说，不存在无聊这个词，一切都是全新的。那时，中学开大会都是搬凳子到操场上去。第一次在这么庞大而漂亮的体育馆里开会，还是有些亢奋的。

经历过从小学到中学长达十年的班主任“钦点”班干部的选拔制度后，面对大学中自由竞选、群众投票的选举方式，强生他们这群刚踏进大学校园的青年学子个个无不欢呼雀跃。不用班主任的许多鼓励，同学们便一个接一个自信地站在讲台推销自己。强生宿舍的一位同学很快就走上了讲台。他身高为全班之首，一站上讲台更是显得瞩目。他上台后望了下面一眼，又低下头，清了清嗓子，第一句话就说：“大家看我的样子，不用说，就知道我要竞选什么职务啦，没错，我竞选的是体育委员。我从小喜欢打篮球，中学时也一直担任班里的体育委员，可以说是经验丰富。如果我当选，我将带领全班的同学闪亮在学校的各种体育赛场……”

一位女生说：“我叫夏祈，来自重庆，我喜欢游泳……”

一位男生站起来说：“我要澄清一下，她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”

女生争辩道：“我能与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男生说：“我叫游勇，我确实喜欢下棋，特别喜欢下象棋。”同学们拍着桌子大叫大笑。

眨眼间，班上大半的同学都纷纷上了台。这时，坐在前面的同学转过头来对强生说：“喂，你还没上去呢。”

强生是属于那种性格内向的人，其实他心里想竞选的是学习委员或纪律委员之类的，他认为做这类的班干部不像班长或者团支书之类的太过显眼，但好歹也还是个学生干部，很符合他的性格。何况在高中阶段他曾做过学习委员，知道怎样开展工作。同时他也知道，这里再也不能像中学那样隐藏自己，在大学里一定要勇于表现自我，争取当一名优秀的学生干部。

“我叫钱八六，因出生时被罚款八百六十元。”强生才说到这，同学们



就笑翻了，笑声打断了他要说的话。见强生停了下来，同学们的笑声小了许多。见同学们对自己的名字这么好笑，强生便故意把小名说出来，心想，让你们笑个够吧！他说：“我的小名叫强生，强就是强行的强，生就是生育的生，我是我爹妈强行把我生下来的。”笑声再次席卷整个教室，一个同学笑得将手中的书丢在了地上。也许是强生的名字特别引人注目，也许他的坦诚赢得了同学们的认可，强生还真的竞选上了学习委员。

其实，强生早就苦恼自己的名字了，更何况他读的是播音专业，毕业后从事播音工作，算得上是公众人物了，再用钱八六这样的名多丑啊！强生打算改名。当然，这时他已超过十八岁了，可以自己做主。虽然超过了十八岁后改名也难，但现在上是上大学了。

强生打听了一下改名的程序，觉得并不复杂，唯一的要求就是户口本的“曾用名”一栏写上以前的名字。这一点对强生来说无所谓，因为不可能随时随地拿着户口本给别人看。主要程序是给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写申请，只要所长同意就可更改了。现在强生的户口就在学校的派出所，离强生只有一步之遥，可这一步强生怎么也走不到。这再也简单不过的事情，却伤透了他的脑筋，想破脑壳也想不出申请改名的理由：现名不好听？怎么个不好听？理由不成立，派出所也不会采纳。和班上的人同名同姓？班上没有第二个钱八六。原名谐音侮辱尊严？钱八六没与什么是谐音，也没有侮辱尊严。

找不出改名的理由，强生便给自己取了一个艺名。现在的明星哪个用的不是艺名，成龙原名陈港生、刘德华原名刘福荣、李玟原名李美林、冯德伦原名冯进财……于是，钱弘裕的原名就叫钱八六了。

强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郑重宣布：那个叫钱八六的人从现在开始消失了，一个叫钱弘裕的人取而代之！同学们都能接受强生改的艺名，因为班上有好几个同学都拥有自己的艺名。

3

开学不久的一天晚上，有个陌生的师兄来找强生，说是和强生一个县的。他说周末晚上本校的老乡举行篝火晚会，让强生准时到场，地点就在校外的一处农家乐。强生还是第一次遇上“老乡会”这种事情，开学之

后，就经常听到班上一些同学常常议论，哪个地方的老乡会如何如何。大都是以省或市为单位搞老乡会，却未听说过以县为单位搞老乡会。

强生他们播音二班的三十五名同学，来自全国各地，除本省的三个外，别的基本上是一个省有一到两名同学。重点大学面向全国招生，生源自然遍布大江南北。虽然他们学校不是重点大学，但像他们播音系，如果不从全国各地招生，那肯定是招不满的。话又说回来，如果每年一个省培养几十个播音员，哪又要得了这么多播音员？因此，强生他们播音二班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强生有些不想参加老乡会，因为这只是一个学校里的老乡聚会。周末的老乡会果然如强生所料，十分乏味，感觉浪费了AA制所承担的四十块钱。强生在被介绍给师兄师姐时是最隆重的一个，这都是因为他是播音系的。在他们看来，播音系的是最有出息的。可在介绍强生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像在场很多同学那样兴奋，只是礼貌性地和大家打了招呼。

正在强生感到索然无味之时，一位着牛仔裤红色T恤的阳光女孩来了，齐耳的短发是向左边梳理的，墨镜推向了头顶，头发上还别了一枚有点耀眼的金黄色菊花图案的发夹，双手抱着一本时尚杂志放在胸前。她的到来，让强生眼前一亮。强生心想：咱们县也还能出这么漂亮的女孩？

阳光女孩叫蓉蓉，被老乡们推举为当晚的主持人，当然，男主角自然是强生。他俩简单地交流沟通后就出了场。蓉蓉是那种思想成熟并且知识丰富的女孩，强生觉得与蓉蓉做搭档心里不但阳光明媚，而且还有一种激情，是那种让他精神抖擞对生活充满信心的激情。蓉蓉是编导系的，和强生是一届的，但年龄比强生小一岁，和强生一个县的，父母下岗后开了个小酒馆。蓉蓉特羡慕强生是学播音的，她说自己正考虑转系。强生奉承她，说她的普通话比他们班上的同学强多了。其实她的普通话还存在许多问题，如，前后鼻音不分、儿化音不准确等。但人人都喜欢听夸奖的话，蓉蓉也如此。

那天晚上真的很热闹，在熊熊的篝火旁，在强生和蓉蓉的鼓励下，老乡们踊跃参与节目互动，差不多人人都上场表演了。大家一直热闹到晚上十点多，天空突然飘起了丝丝细雨，他们才结束整个活动。这时，一个男孩抱着一把吉他跳到篝火旁，所有的焦点全部集中在他的身上，他自我介绍说与大家是老乡，也在省城上大学，但和强生他们不是同校。他轻轻地



划动着琴弦，优美的旋律便缓缓而出，老乡们都很激情地呼喊，真有一种星光璀璨的感觉。在间奏部分的时候，他讲了一段话，这使强生大为意外。他说：“这首歌的名字叫《蓉儿》，是专为一位叫蓉蓉的女孩写的。”同学们开始起哄，看来，他们都认识她。歌声毕，蓉蓉走近篝火旁，送给了这男孩一个拥抱，老乡们一个劲地呐喊助威。

爱，是从美丽的外表开始的。强生相信这话是真理，大学校园的恋爱，应该是心理上的一种需要，需要爱的阳光雨露。那时候的强生很单纯，喜欢就喜欢，不喜欢就不喜欢，绝没有任何做作。不过，强生对蓉蓉谈不上喜欢，也谈不上讨厌，只是觉得和她在一起快乐轻松。

没多久，蓉蓉真的就转到强生他们班来了。因为和蓉蓉是老乡，再加上强生和她之前就认识，蓉蓉转到强生他们班后，和强生的交往自然就比别的同学多些。因为她是后来的，有些课已经上过了，强生便常常给她补课。其实也没有什么要补的，只是给她指出一些要注意的问题，比如前鼻音、后鼻音、儿化音什么的，要她有针对性地练习。没事时，强生也要求她学着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一样播些新闻。一次，强生听见她说“现在播送本台收到的刚刚消息”。强生反问她：“什么？”她又说了一次，没觉察出其中的错误。初学播音的，此类的笑话犯得不少，强生也如此。如“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和意见有什么看法”“现在我们电线连话在现场的记者”“在打击车匪路霸的行动中，有他的身影；在拐卖妇女儿童的行动中，有他的身影”……

强生和蓉蓉交往久了，好像就少了那份激情，和白开水一样，很平淡但又不能少。几天不见她，强生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，但和她在一起后，又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激动之处。

那天是周六，强生正准备去报社送一篇稿子。在校门口，遇到在篝火晚会上和蓉蓉拥抱的那个吉他男孩，强生知道他是来找蓉蓉的，但一路往前走，一路上觉得不舒服，总有一种醋意在心头涌动，如鲠在喉。可他并没有向蓉蓉表白什么啊！而且蓉蓉也没有向他承诺什么。这一天，强生一直在自责中度过。晚上，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把想法对睡在上铺的体育委员说了，被体委狠狠地骂了一通。体委说：“这叫平平淡淡才是真。你这才是真正的爱，爱是不需要理由，也不需要条件的。”强生说：“有一个男孩正在追她。”体委说：“爱是平等的，追求一个女孩也是平等的，人家追，

你也可以追啊!”顿了顿,他又说,“你不应该放弃,不应该那样清高。”

可是强生总是本着“此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”的想法,想着他爹说过的“三脚婆娘无处找,两脚婆娘有万千”。他嘴里这么说,内心却总放不下蓉蓉。

4

校广播站自然是播音系的在唱主角了。这时还轮不到强生这些新生,都是师兄在干。但编辑稿件这样的事,新生还是可以插手的,因为编得不好也没关系,最后还有师兄们把关。强生是他们班第一个进入校广播站的人。那天,强生看见一位同学将一个吃不完的馒头丢了三次才丢进泔水桶,便写了个表扬稿,他就是凭着这则广播稿进入了校广播站。

一天中午,强生从校园的信箱里拿着广播稿进编辑室的时候,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。抬头一看,那张圆乎乎的脸出现在他的眼前,正是入学时间超市在哪儿的孟小书。

“喂!”强生叫了她一声。

她抬起头,很快就认出了强生:“咦——你不是新生吗?”

“是啊!”

“新生怎么可以在这里当编辑?”还没等强生回话,孟小书瞪着眼骂道,“大骗子!”

强生不解地摸着头皮,弄不清孟小书为什么要骂他。见强生不解,孟小书这才说道:“我来这儿问过了,广播站不收新生!”

“我确实是新生!”

“还狡辩?骗子!骗子!骗子!”孟小书一边说,一边把一只手叉在腰上,另一只手指在强生的头上。那样子有点像店老板娘在骂人。强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孟小书又说:“你还笑什么笑,老实点。”

没办法,强生只得从身上摸出学生证给孟小书看。

“耶——播音系的!那天你不是告诉我是新闻系的吗?”

“没吧——”那天,强生确实随口说自己是新闻系的,因为他的普通话还存在很多问题,不敢说自己是播音系的。

.....